

论巴基斯坦部落地区的塔利班化

王 联

内容提要 由于持久的经济恶化与社会动荡、腐败的政府政治架构、在反恐议题上同西方进一步结盟与合作等原因,巴基斯坦的部落地区不断塔利班化,主要表现为极端主义、武装暴力和群众参与。其主要后果是严重影响到巴基斯坦国内政局的稳定。西方军事力量将可能长期驻扎在阿富汗,而中巴两国“全天候”的关系也将面临激进宗教势力和分离主义势力的挑战。

关键词 地区与国别政治 巴基斯坦 宗教极端主义 塔利班化 马德拉萨

巴基斯坦是个重要的国家,不仅与中国地理相邻、关系密切,而且也是美国、阿富汗、塔利班分子、激进宗教团体所竞相争夺和拉拢的国家,此外还是印度一以贯之的竞争对手和潜在之敌,同时又是拥有核武器的穆斯林国家。自从1947年次大陆实现印巴分治以来,巴基斯坦混乱的国内政局、与邻国阿富汗、伊朗和印度关系的持续紧张就成了历届巴基斯坦政府挥之不去的梦魇。作为中国的邻国、南亚和伊斯兰世界的大国及美国反恐战争的前线国家,巴基斯坦都有许多值得关注和研究的地方。

19世纪末英帝国主义留下的杜兰线,使普什图人被划分到两个不同的国家,从而形成后来阿富汗—巴基斯坦边界地区普什图族跨界而居的分布格局。这一状况使得巴基斯坦注定成为深受塔利班影响最直接的国家,也是塔利班化最为普遍的国家。如果任由时光倒流15年,还会发现,靠800名宗教学生起家的塔利班最初之所以能够强力卷入阿富汗内战并为国际舆论所关注,就是由于得到了巴基斯

* 王联: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邮编:100871)

** 本课题得到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资助,特此致谢。

坦军方、政府及宗教团体的鼎力支持。¹ 无疑,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是当前反恐战争中最具战略影响的两个国家。塔利班化这个概念,不仅在现实政治中将两国紧密地连接在一起,在理论研究方面也有助于理清巴基斯坦西北边境地区政治和社会局势的发展。巴阿边界巴基斯坦一侧的部落地带,特别是普什图人聚居的联邦管辖部落地区,是塔利班分子的天然家园。进,可以抢夺阿富汗国内政权,扩大声势和影响;退,可以坐拥大批虔诚而激进的宗教学生的支持,并得到部落长老和清真寺的庇护,美国、巴基斯坦及阿富汗政府徒唤奈何。

因此,选择巴基斯坦部落地区的塔利班化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一方面可以深入了解巴国内盘根错节的民族和宗教矛盾、异常复杂的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另一方面也有助于理解美国和北约在阿富汗境内展开的反恐战争,为何收效不大的内在原因。同时,研究巴国部落地区的塔利班化,也有助于观察巴基斯坦政局的发展,特别是激进的宗教势力与巴国政府之间的对立态势,对观察中国与巴基斯坦的关系亦有参考和借鉴意义。

基地组织、塔利班主体、亲塔利班的宗教激进团体等,在巴基斯坦部落地区有着深厚的社会组织和群众基础;清真寺及其附属的宗教学校马德拉萨,在推广教义和组织宣传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加之部落地区事实上的独立地位,也使得巴基斯坦中央政府和军队无法渗透到该地区的内部,这也助长了塔利班化的发展势头。

巴基斯坦部落地区的塔利班化,一方面恶化了美国和北约在阿富汗的反恐态势,使反塔利班的努力频遭失败;另一方面也助长了巴基斯坦国内的激进宗教势力,使地区形势日趋复杂。其主要后果是:(一)严重影响到巴基斯坦国内政局的稳定,塔利班化渐成事实,巴尔干化或许也为期不远;(二)严重影响美国和北约在阿富汗境内的军事和政治存在,西方军事力量将长期驻扎在阿富汗;(三)严重影响到中国与巴基斯坦的关系发展,以往“全天候”的两国关系将遭遇激进宗教势力和分离主义势力的挑战。

一、塔利班化:概念与研究

“塔利班化(Talibanization)”,在中文语境中是个新词,通常用来指称那些在阿富汗境外,实行着与塔利班当权时期类似的政治制度、宗教法律和生活方式的政治

¹ Am in Tarzi K inberly M eCloud “Taliban” in Richard C Martin ed., *Encyclopedia of Islam and the Muslim World*, Macmillan Reference USA, 2004, p. 676

与社会进程;在国际媒体中,它更多被用来讨论与阿富汗相邻的巴基斯坦¹、特别是其境内西北部落地区的政治、社会现实的发展。在它变得流行之前,曾有人称上述发展进程为“塔利班综合征”。²除巴基斯坦外,也有国际评论将“塔利班化”一词运用到卡拉奇³、拉合尔⁴、孟加拉国⁵,甚至伊拉克⁶、马来西亚⁷、索马里⁸等地所发生的政治和宗教事务上,以便说明当地正出现塔利班在阿富汗执政期间的那种政治和社会发展进程。1999年11月6日,美国《波士顿环球报》发表题为《塔利班化的威胁》的社论,警告势力日益强大的塔利班政权所带来的威胁,⁹这恐怕是塔利班化一词进入西方主流媒体的最早记载。该社论明确指出,“今日巴基斯坦注定将塔利班化,……而宗教极端主义的威胁正从车臣到新疆、从克什米尔到乌兹别克斯坦蔓延。因此,塔利班的外国追随者将遍布于塔利班对手的国内,包括伊朗、美国、中国、印度和俄罗斯。”¹⁰在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之前近两年,《波士顿环球报》的这篇社论的确反映了西方媒体敏锐的政治神经,同时也昭示塔利班势力的急剧扩张,特别是巴基斯坦部落地区的塔利班化所带来的深远而广泛的影响。

巴国部落地区的塔利班化问题,在中国学界尚属一个比较新的研究领域。根据笔者在中国期刊网上的检索,以塔利班化为“主题”、“篇名”或“关键词”进行搜索,2003年以来没有一篇此类文献,而以“全文”来检索,显示有38篇,但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在讨论巴基斯坦政局发展或美国在阿富汗的反恐局势时提及,没有一篇

¹ “Pakistan's Talibanization,” *New York Times*, http://www.nytimes.com/slideshow/2008/01/26/world/20080127SHERPAO_index.html Owaib Tohil, “Talibanization Fears in Pakistan”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April 13, 2005, <http://www.csmonitor.com/2005/0413/p06s01-wosc.html> A maud de Borchgrave, “Talibanization of Pakistan” *The Washington Times*, April 6, 2007.

² 美国陆军参谋学院国家安全与战略教授伊赫桑·阿拉里(M. Ehsan Ahrari)认为,所谓塔利班综合征,就是在阿富汗建立伊斯兰秩序的运动,它是源自沙特阿拉伯的瓦哈比教义与阿富汗部落和次大陆中下阶层传统结合在一起的产物。Cf. M. Ehsan Ahrari, “China, Pakistan, and the ‘Taliban Syndrome’,” *Asian Survey*, Vol. 40, No. 4, Jul.-Aug., 2000, p. 658.

³ Richard Engel, “The ‘Talibanization’ of Pakistan’s Biggest City,” *NBC World Blog*, <http://worldblog.msnbc.msn.com/archive/2008/09/30/1469342.aspx>

⁴ Ahmad Rafay Khan, “The Beginning of the Talibanization of Lahore,” *South Asia Citizen Web*, <http://www.sacw.net/article177.html>

⁵ Ruth Baldwin, “The ‘Talibanization’ of Bangladesh,” *The Nation*, May 18, 2002, <http://www.thenation.com/doc/20020527/baldwin20020517>.

⁶ Bay Fang, “The Talibanization of Iraq,” *Ms Magazine*, <http://www.ms magazine.com/spring2007/taliban.asp>

⁷ Judith Apter Klinghoffer, “Talibanization of Malaysia: It Destroys 100 Year Old Hindu Temple,” *History News Network*, <http://hnn.us/blogs/entries/24242.html>, April 16, 2006.

⁸ “Islamic Shari Law on Somalia Town,” *Mogadishu* (AFP), October 3, 2008.

⁹ “The Threat of Talibanization,” *Boston Globe*, November 6, 1999, http://www.indianembassy.org/politics/Terrorism/news_us/talibanization_nov_06_99.htm.

¹⁰ Ibid.

专门研究塔利班化的问题。改以“巴基斯坦部落(或部族)地区”为“篇名”重新检索,发现有2篇文章,显见中文环境下对巴基斯坦部落地区塔利班化的研究有待拓展和深入。¹

在国外,除去大量对世界各地(主要是巴基斯坦)塔利班化的新闻报道外,不少研究机构都展开了对这一政治地理现象的观察和研究。如总部设在布鲁塞尔的国际危机组织就曾发表过多篇研究报告,²“美国的对外关系委员会”、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³等研究机构也分别出版了研究报告,重点讨论9·11以来的阿富汗形势,以及塔利班的执政和倒台对巴基斯坦、尤其是对巴国部落地区的影响等,《经济学家》⁴、《恐怖主义监视》⁵等杂志也多次发表专题文章,持续关注塔利班及其意识形态在巴国内部的发展和演变。

顾名思义,“塔利班化”就是像塔利班政权于1990年代中期在阿富汗政坛崛起时那样,在一国内部实行原教旨主义式的宗教和政治统治,借助武装割据和极端宗教势力的国际合作,一味地复古、排外和反西方、反现代,获得不少人的同情、支持、甚至积极参与。众所周知,塔利班的极端主义思想常常被形容为一种“结合了普什图族的部落法则的沙里亚法的创新形式”,它禁止女性就业和上学,不允许有电影、电视、音乐、舞蹈等活动,以激进的迪奥班德学派观点来诠释伊斯兰教。而“塔利班化”一词也正是拜塔利班各项政策所赐,意指这一崭新的激进伊斯兰形式。⁶

2007年8月12日,巴基斯坦总统穆沙拉夫在首届巴基斯坦阿富汗两国联合部落大会闭幕式上承认,频繁在阿富汗境内制造暴力事件的一些武装组织确实在巴基斯坦境内活动,并得到巴基斯坦一些部落的支持。这是巴国领导人首次公开正式承认在其境内存在塔利班分子、塔利班的同情者、以及巴国人士参与的塔利班组织和活动,显示部落地区的塔利班化已是不争的事实。穆沙拉夫表示,“与阿富

¹ 详细情况,可通过中国期刊网进行检索,此处不一一列举。

² 这类报告主要有:“Pakistan's Tribal Areas Appealing the Militants” *Asia Report*, No. 124, December 11, 2006; “Pakistan: Karachi's Madrasas and Violent Extremism,” *Asia Report*, No. 130, March 29, 2007; “Taliban Propaganda: Winning the War or World?” *Asia Report*, No. 158, July 24, 2008.

³ Daniel Markey, “Securing Pakistan's Tribal Belt” *CSR* No. 36, August 2008.

⁴ Fredric R. Gray, “Pakistan-Afghanistan Relations in the Post-9/11 Era” *Carnegie Papers*, No. 72, October 2006.

⁵ “Tale Out of School: Pakistan's Tribal Areas” *The Economist*, Vol. 381, Iss. 8502, November 4, 2006; “Dangerous Deals: Pakistan's Tribal Areas” *The Economist*, Vol. 387, Iss. 8578, May 3, 2008; “A Wild Frontier: Pakistan's Tribal Areas” *The Economist*, Vol. 388, Iss. 8598, September 20, 2008.

⁶ Tariq Niaz, “Afghanistan and Pakistan Face Threat of Talibanization” *Terrorism Monitor*, Vol. IV, Issue 10, May 18, 2006; Haas Abbas, “Increasing Talibanization in Pakistan's Seven Tribal Agencies” *Terrorism Monitor*, Vol. V, Issue 18, September 27, 2007.

⁷ Amin Tarzi, Kinberly M. Cloud, “Taliban” in Richard C. Martin, ed., *Encyclopedia of Islam and the Muslim World*, M. Amillan Reference USA, 2004, p. 677.

汗相似,巴基斯坦也正面临同样的状况,即反社会的武装行动和暴力事件不断增加。”他指出,巴基斯坦正面临三方面问题。第一,也是核心问题,是武装组织不断制造“暴力活动和冲突”;第二,一些武装组织在意识形态上出现“塔利班化和其他极端主义倾向”;第三,“一些人同情塔利班并接受了极端主义思想”。¹

穆沙拉夫总统的这段讲话点出了巴国部落地区塔利班化的主要内容和特征,即极端主义、武装暴力和群众参与,这也是本文观察和研究这一政治社会现象的基础与出发点。

二、联邦管辖部落地区的政治与社会发展

1947年巴基斯坦立国以来,全国共设四个省,即旁遮普省、信德省、俾路支斯坦省和西北边境省(North-West Frontier Province,缩写为NWFP)。在这四省之外,巴国领土还包括三个特殊地区,即属于克什米尔的北部地区和自由克什米尔,这两地是印巴分治后巴基斯坦实际控制的克什米尔领土,再就是地理上处于西北边境省,但行政上却直属中央政府的联邦管辖部落地区(Federally Administered Tribal Areas,缩写为FATA)。如此繁琐的行政区划,反映了巴基斯坦错综复杂的民族结构和政治发展史。

就民族关系而言,旁遮普省、信德省和俾路支斯坦省都是分别以本省人数占优的旁遮普人、信德人和俾路支人的族称来命名的,唯独普什图人占多数的西北边境省却没被命名为普什图省。这种区划安排清楚地显示了自19世纪末以来,动荡不定的部落地区形势,至今都未能使巴国官方自信到可以坦然面对该地区跨国而居的普什图人问题。

就政治发展史来说,争议中的克什米尔领土的归属,一直是阻碍印巴两国关系正常发展的主要症结,而部落地区的政治和社会发展同样也反映出巴基斯坦与阿富汗之间长久存在的边界划分上的争议。历届阿富汗政府都不承认1893年英印殖民当局所划出的杜兰线,而巴基斯坦政府则坚称这是公认的国际边界线。如今,这一争议所引发的部落及地区局势的复杂化,不仅是历史问题的延续,也成为当前国际反恐斗争的焦点之一。

(一) 历史上的部落地区

巴基斯坦西部和西北部地区是历史上部落集中的地区,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18世纪中期,随着英国在印度与俄国在中亚殖民统治的稳定和发展,

¹ 《穆沙拉夫呼吁巴阿加强合作,誓言反恐》,新华网 2007年8月14日, 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7-08/14/content_6524577.htm。

阿富汗成为两大帝国交锋的主战场。英国担心分布在英属印度西北边境的普什图部落地区的动荡局势会成为沙俄南下的借口,因此,英印当局决定将该部落地区一分为二,从而使阿富汗成为英俄之间的缓冲地带。1893年,英印外交大臣亨利·杜兰沿着部落地区的崇山峻岭人为地将普什图部落地区劈开,从而形成 1200英里长的国际边界线,以及普什图人跨界而居的政治结构。¹

横跨杜兰线两侧的普什图部落地区,历史上一直是阿富汗所声称的领土范围,它包括如今属于巴基斯坦的西北边境省,联邦管辖部落地区,省属部落地区 (Provincially Administered Tribal Areas 缩写为 PATA), 以及俾路支斯坦省的普什图地区。1901年,原由英属旁遮普专员管辖、后改由德里直接统治的西北边境省的定居地区以及非定居的部落地区,成为西北边境省与阿富汗之间的缓冲地带。²当年生效的《边境犯罪法则》(Frontier Crimes Regulations)一直沿用至今,它使得部落地区事实上成为宪政独立、由英属印度总督直接治理和政治代理人及部落长老(通称“马利克”)的统治相结合的地区。

1947年巴基斯坦独立后,当地部落纷纷宣誓效忠新国家。在上述部落地区,巴基斯坦政府实施治理的主要统治形式有四种:一是联邦管辖部落地区,作为联邦直接管辖的地区,名义上由总统亲自管理,但实际上保持几乎完全的独立;二是省属部落地区,包括西北边境省的 24个地区中的 7个,以及俾路支斯坦省的 5个地区。另外两种形式则是直接划入俾路支斯坦省和旁遮普省的统治范畴。”

根据巴基斯坦宪法第 246条 B款所列,省属部落地区主要包括西北边境省的奇特拉尔地区、迪尔地区、斯瓦特地区(含卡拉姆)、科西斯坦地区、马拉康德保护区、曼色赫拉地区和前阿姆国;以及俾路支斯坦省的兹霍布地区、罗拉赖依地区(不包括杜基·特赫西尔)、查盖依地区的达尔班丁·特赫西尔,锡比地区的马里部落地和巴格提部落地。这些地区基本上已成为所在省份的一部分,而定居在当地的部落民,则受到来自两省首席部长的直接统治,因此自治程度远不如联邦管辖部落地区的部落民,他们自 20世纪初以来就一直保持相对独立的自治地位。由于后者不施行巴基斯坦的法律,部落事务均由族人按照传统习惯和方式自己决定,自主权非常大。而且各部落还拥有自己的武装,负责维持各自部落地区内的治安,俨

¹ Jonathan Goodhand “Frontiers and Wars: The Opium Economy in Afghanistan” *Journal of Agrarian Change*, Vol 5 No 2 April 2005 p. 195

² 从旁遮普省划出而新成立的西北边境省分别包括 5个定居地区和非定居的部落代理处,前者是班努(Bannu)、德拉伊斯迈尔汗(Dera Ismail Khan)、哈扎拉(Hazara)、科哈特(Kohat)和白沙瓦(Peshawar),后者则有迪尔-斯瓦特-奇特拉尔(Dir-Swat-Chitral)、开伯尔(Khyber)、库拉姆(Kunam)、北瓦济里斯坦(North Waziristan)和南瓦济里斯坦(South Waziristan)。参见“History of FATA.” FATA official website, <http://www.fata.org.pk>

» Daniel Markey “Securing Pakistan’s Tribal Belt” *CSR* No. 36, August 2008 p. 6

然一个个独立王国。¹ 因此,通常所说的巴基斯坦部落地区,主要指的就是以联邦管辖部落地区为主的部落地区。

(二) 联邦管辖部落地区在巴基斯坦政治体系中的角色

随着巴基斯坦国内宪政体制的发展和变革,到1970年7月1日,原属部落地区的迪尔、斯瓦特、奇特拉尔、马拉康德保护地和哈扎拉地被划归西北边境省;同时,俾路支斯坦的部落地区,即兹霍布、锡比、罗拉赖依和查盖依则成为俾路支斯坦省的一部分;剩下的部落地区,即被称为部落代理处(Tribal Agency)的莫赫曼德(Mohmand)、库拉姆、开伯尔、巴贾乌尔(Bajaur)、奥拉克扎伊(Orakzai)、北瓦济里斯坦和南瓦济里斯坦等7地,以及邻近的、被称为“边境地区(Frontier Region, FRs)”的白沙瓦、科哈特、坦克(FR Tank)、班努、拉基(FR Lakkai)和德拉伊斯迈尔汗等6地,被宣布为联邦管辖部落地区。上述代理处和边境地区总计占地27220平方公里,1998年时人口统计为310万,2004年非官方的估计约有700万。²除奥拉克扎伊外,其余6个部落代理处与阿富汗接壤,形成约600公里长的边界线,占据整个巴阿边界线的中段,战略位置至为重要。

根据巴基斯坦宪法,联邦管辖部落地区属于巴基斯坦的领土(第1条),它在国民议会(12席)和参议院(8席)都有代表,但又处在总统的直接行政管理之下(第51、59和247条)。除非总统颁布法令,否则国民议会通过的法律不适用于联邦管辖部落地区。西北边境省总督则代表总统在联邦管辖部落地区行使职权。但实际上,无论是当年德里的英属印度政府,还是今天伊斯兰堡的巴基斯坦中央政府,都从未在联邦管辖部落地区实现真正的政治统治和军事存在。有评论甚至尖刻地认为,所谓“联邦管辖”根本就是用词不当。本质上,伊斯兰堡对联邦管辖部落地区的法律管辖从未超出部落地区少数几条铺设道路的左右各100米的范围。”

1973年巴基斯坦宪法赋予总统在联邦管辖部落地区的行政大权,但他并未在伊斯兰堡通过联邦管辖部落地区派驻国民议会和参议院的代表来行使这一权力,而是通过位于白沙瓦的西北边境省总督作为他的代理人来行使,且不受任何立法机构的监督。西北边境省省政府为整个联邦管辖部落地区提供医疗、教育服务,支持部落地区的农业和通讯发展,但联邦管辖部落地区却在西北边境省省议会没有

¹ 孟祥麟:《巴基斯坦部落地区:长老权力大无边》,人民网2008年1月31日, <http://world.people.com.cn/GB/1030/6843190.html>

² Abubakar Siddique Iqbal Khattak “War on Terror Highlights Development Needs in FATA,” *The Friday Times* (Lahore), January 23, 2004.

³ Thomas H. Johnson M. Chris Mason “No Sign Until the Burst of Fire: Understanding the Pakistan-Afghanistan Fronti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2 No 4 Spring 2008 p 53.

任何代表,显示两者之间没有任何政治上的隶属关系。

联邦管辖部落地区不同于巴基斯坦的其他地区,这里没有政党,没有全国通行的法律,也没有行政司法机构。真正行使部落代理处权力的是政治代理人(Political Agent 缩写为 PA),他集立法、执行和经济管理等功能于一身。除了是当地最高级的公务员外,政治代理人还是法官、陪审员、警察局长、典狱官、地方行政官员和检察官。他毫无节制地征收和使用税收,他还监督所有发展计划和公共服务部门的运作。政治代理人依据 1901 年颁布的《边境犯罪法则》实施政治和社会管制,他可以任意处罚任何敌对或不友好的部落,还可以借助所谓集体责任实行连坐,某个部落的个体犯罪或者某个罪行发生在这个部落境内,都可能导致整个部落共同受到惩罚。¹

尽管政治代理人理论上的权力很大,但具体到各个部落内部的事务,还需要仰仗部落长老的支持和配合。联邦管辖部落地区有很多部落、部落分支及氏族和家族,部落的长老称为“马利克”,以往为世袭制,现在则需要政府的任命。后者通过给予部落地区的“马利克”大量的津贴和其他经济上的鼓励,以换取这些部落长老对政府的忠诚,同时也通过利用这些部落长老来影响地方政治。由于部落民众对这种长期以来形成的部落传统比较认同,因此马利克在部落地区的威望很高,不仅在本部落区内有很大的权力,而且还成为政府与部落民众之间的沟通渠道,在矛盾产生时还成为两者的调解人、甚至仲裁者,从而反过来也对政府及司法机构产生影响。有报道指,“由于部落地区没有行政、司法机构,部落区内部事务主要有部落长老协商解决。如果部落内部或各部落之间出现了矛盾和冲突,由部落长老组成的长老会议根据传统习俗作出评判。……一旦长老会议做出决定,当事人就必须执行。因此,巴政府对部落长老也会礼让三分,遇有一些无法解决的事情都请部落长老帮忙。”²

联邦管辖部落地区就是这种结合了历史与现在、宗教与世俗、习俗与法律、马利克与政治代理人的“利维坦式”的政治怪兽。立国 60 多年来,巴基斯坦中央政府与联邦管辖部落地区之间基本上相安无事,甚至还相互利用。在苏军入侵阿富汗期间,这里成为美国大规模援助阿富汗圣战者的主要管道,但也成为边界两侧的普什图民族主义力量和激进宗教势力不断发展壮大的可靠基地。由于地处偏僻,交通不便,外界对它的认识非常有限。随着塔利班在阿富汗政坛的迅速崛起,以及 2001 年以来反恐战争的深入,联邦管辖部落地区开始受到外界越来越多的关注。正如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政策研究所所长佩尔瓦伊兹·伊克巴尔·齐玛(Pervaiz

¹ Banett R. Rubin, Abubakar Siddique, “Resolving the Pakistan-Afghanistan Stalemate,” *Spécial Report* 176, United States Institutes of Peace, October 2006, p. 12

² 孟祥麟:《巴基斯坦部落地区:长老权力大无边》,人民网 2008 年 1 月 31 日, <http://world.people.com.cn/GB/1030/6843190.html>

Iqbal Cheema)所言,“随着举世震惊的 9·11 事件的爆发,巴基斯坦的联邦管辖部落地区一下子成为全球关注的对象。”¹而如何对待和处理部落地区的巴国激进势力及藏匿在联邦管辖部落地区的阿富汗塔利班分子和基地成员,自然也就成为巴基斯坦政府的烫手山芋。严厉打击会遭致塔利班和基地的报复及部落民众的不满,放任自流又会使部落地区进一步与巴国中央政权离心离德,同时也会引来美国及西方世界的强大压力。有评论指出,在早年的帝国主义时代,英国就曾努力控制位于今天巴基斯坦和阿富汗边界两侧的部落地区,但没能成功。当苏军于 1970 年代末期入侵阿富汗后,他们也未能见驱逐部落地区的抵抗占领的运动。今天,在反恐战争的前线,美国及其盟友巴基斯坦正面临与同样的敌人作战。风险是,强力军事打击可能使该地区落入极端分子之手。²巴基斯坦著名记者、《塔利班》一书的作者阿赫迈得·拉希德也曾说过,部落地区的地位已成为巴基斯坦面临的巨大问题。”由于联邦管辖部落地区政治地位形同独立,巴国中央和地方政权对部落地区事务都不能有效掌控,这使联邦管辖部落地区塔利班化具备了基本的政治基础。

(三) 联邦管辖部落地区的难民及经济状况

如前所述,由于杜兰线的划分,普什图人被分割到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两个国家,因此,联邦管辖部落地区的主体居民主要是普什图人。这个骁勇好战的民族,历史上就很少为别的民族所征服。相反,倒是经常控制着周围的邻族。1809年,英国官员芒斯图尔特·埃尔芬斯通(Mountstuart Elphinstone)访问阿富汗时,一位部落地区的老人曾对他这样说,“我们习惯于混乱嘈杂,习惯于警报四起,习惯于流血作战,……我们从来不习惯有主人。”³属于联邦管辖部落地区的瓦济里人就很自豪,他们从未向任何当权者纳过税,也从未使他们的领土被征服。⁴这一民族特性借助高山峡谷、交通不便等自然地理特征,以及政局混乱、帝国对峙等政治现实而一路延续下来。无论是亚历山大大帝,还是后来的英国殖民当局都未能使普什图人臣服。

自从 1970 年代末期苏联入侵阿富汗以来,由于巴基斯坦是反抗苏军入侵的前

¹ Pervaiz Iqbal Cheema “Challenges Facing a Counter Militant Campaign in Pakistan’s FATA,” *NBR Analysis*, Vol 19, No 3, August 2008, p 23

² Ayesha Khan, “High Stake on the Frontier,” *The World Today*, October 2004, 60, 10, Academic Research Library, p. 19

³ Barnett Rubin “The Flash Point Where Afghanistan Meets Pakistan,”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January 12, 2004

⁴ Stephen Tanner, *Afghanistan: A Military History from Alexander the Great to the Fall of the Taliban*, New York: Da Capo, 2002, p 134

⁵ Thomas H. Johnson, M. Chris Mason “No Sign Until the Burst of Fire: Understanding the Pakistani-Afghanistan Fronti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2, No 4, Spring 2008, p 50

线国家,以联邦管辖部落地区为主体的巴国普什图部落地区再度成为抗击苏联入侵的圣战者(Mujahideen,音译为穆贾西丁)的主要进攻路线。这里是穆贾西丁的基地,武器、补给和其他战争用品从这里被源源不断地送往阿富汗战场。相应地,大量的阿富汗难民也不断涌入联邦管辖部落地区等地。1981年阿富汗难民涌入巴基斯坦达到顶峰,估计每天有4700人跨过巴阿边界进入巴基斯坦。¹到1986年时,巴基斯坦政府在巴阿边界巴国一侧的三个省建立的难民村数目就已达350个,其中西北边境省注册的难民人数约占总难民数的72%,俾路支斯坦省占24%,旁遮普省占4%。²

跨过边界来到巴基斯坦的阿富汗难民,大多生活在与他们同族、拥有相同文化的普什图部落地区。战争导致的强制移民给这些难民带来的跨国文化上的冲击,却由于他们保持着对巴基斯坦同族部落的复杂的忠诚感而有所减轻。虽然战争给边界两侧的普什图人造成了种种部落内部的敌对状态以及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但是由于他们拥有相同的部落传统,他们还是保有了个人的荣誉、部落的责任和对同族人的亲善等部落法则。不断增强的相互依赖,甚至使两国的普什图人强化了他们追求独立的“普什图斯坦”的愿望。”巴阿边界只是在地图上有所标示,对于部落地区的普什图民众来说,现实生活中根本就感受不到它的存在,这也是后来塔利班分子自由自在地出入联邦管辖部落地区的民族基础。

苏联撤军后,纳吉布拉政权又与穆贾西丁们展开了旷日持久的内战。由于国内安全与和平得不到保证,阿富汗难民并不愿意回国,联邦管辖部落地区也就继续成为数以百万计的阿富汗难民的家园。20多年来,这些阿富汗难民一直生活在巴基斯坦,使得两国国民之间的差异越来越少。一代阿富汗人在巴基斯坦出生和长大,与阿富汗相比他们更觉得巴基斯坦是自己的家。他们与巴基斯坦家庭通婚,许多人还拥有了巴基斯坦身份证,在1997年的大选中成为伊斯兰圣哲会的票仓。³

1996年,塔利班夺得阿富汗政权,不仅将反塔利班的北方联盟赶到阿富汗东北部,而且也加大了对周边国家、特别是对联邦管辖部落地区的普什图部落的影响力,一些联邦管辖部落地区的部落民众还加入到塔利班打击北方联盟的军事行动中。毛兰那·萨米·哈克(Maulana Samirullah)就声称,他的大多数学生参加了塔利班的战斗。用他的话说就是,“塔利班领导人奥马尔毛拉亲自打电话给我,要

¹ William B Wood “Long Time Coming: The Repatriation of Afghan Refugees”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Vol 79, No 3, Sep., 1989, p. 350

² Nancy Hatch Dupree, “Demographic Reporting on Afghan Refugees in Pakistan,” *Middle Asian Studies*, Vol 22, No 4, 1988, p. 846.

³ William B Wood “Long Time Coming: The Repatriation of Afghan Refugees”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Vol 79, No 3, Sep., 1989, p. 350

⁴ Babar Shah “The Myth of Talibanisation of Pakistan,” *Strategic Studies*, Vol 21, No 3, Summer 2001

求我派遣我的学生前往阿富汗与塔利班并肩作战。”¹跨越巴阿边界的人员和物质流动日趋频繁,许多联邦管辖部落地区旧有的文化和部落传统越来越多地受到来自塔利班对伊斯兰的保守解释的影响。²有的地方难民人数甚至还超过了本地人口,给当地政府和人民带来巨大的社会和经济压力。国际红十字委员会驻巴基斯坦代表团团长帕斯卡尔·库塔特(Pascal Cuttat)就曾说过,“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状况紧密相连。如果边界一侧的战斗持续展开,它就会影响到边界的另一侧并导致人道主义危机。”³

不仅如此,战争也带来了枪支泛滥和毒品走私,严重影响到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经年累月的战乱使得联邦管辖部落地区凋敝的经济雪上加霜。这里没有银行体系,鸦片和其他违禁品的走私却是常态。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2008年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联邦管辖部落地区是巴国最穷、最不发达的地区。识字率只有17%(全国为40%),妇女识字率更只有3%(全国为32%)。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约250美元,为全国均值的一半,大约66%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只有1万工人在联邦管辖部落地区的工业部门就业。”⁴由于部落局势混乱,外国援助也不能及时分发到难民和本地贫困人口手中。《纽约时报》2007年7月的一篇报道引述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分析家克雷格·科恩(Craig Cohen)的评论指出,由于安全得不到保障,当地非政府组织被要求分发外国的援助,但是这些非政府组织却不相信军队,军队又不相信部落首领。在联邦管辖部落地区,非政府组织经常成为伊斯兰武装力量暴力袭击的目标。由于存在如此之多的针对外国影响的敌意,以至于“拯救儿童”组织的美国分支2007年7月在联邦管辖部落地区分发援助时不得不采取匿名的方式。⁵这种接近无政府状态的地区局势,为塔利班分子、基地组织成员及巴基斯坦的极端主义势力以联邦管辖部落地区为庇护所,从而为躲避美国和北约军队(某些时候也包括巴基斯坦军队)的军事打击提供了便利条件,客观上进一步导致联邦管辖部落地区的动荡和混乱,为塔利班式的极端主义思想和意识形态在联邦管辖部落地区的渗透造就了社会、经济基础。

(四) 马德拉萨及其极端主义

真纳当年坚持以“两个民族”的理论来实现印巴分治并为新国家取名“巴基斯坦”(乌尔都语意为“纯洁的国土”),以及至今巴国全称中仍带有“伊斯兰”一词,

¹ Babar Shah “The Myth of Talibanisation of Pakistan,” *Strategic Studies*, Vol 21, No 3 Summer 2001

² Dexter Filkins “Right at the Edge,” *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September 7, 2008, p. 54

³ “VOA News: Red Cross—Fighting Forces at Least 200,000 to Flee Homes in Pakistan’s Tribal Areas,” *US Federal News Service Including US State News*, Washington, D. C., Sep. 5, 2008.

⁴ Daniel Markey, “Securing Pakistan’s Tribal Belt,” *CSR* No. 36, August 2008, p. 5.

⁵ Jane Perlez, “Aid to Pakistan in Tribal Areas Raises Concerns,” *The New York Times*, July 16, 2007.

显示伊斯兰教在巴国政治进程中所具有的重要地位和影响。

9·11事件以来,附属于各地清真寺的马德拉萨(Madrassa 宗教学校)成为国际社会反恐斗争关注的焦点。由于阿富汗塔利班主要领导人几乎都曾在巴基斯坦部落地区的马德拉萨接受过宗教教育,美国政府开始对整个马德拉萨体系格外挑剔。¹ 美国政治语境也常从负面来看待马德拉萨,往往把它界定为反美或激进的极端主义的伊斯兰学校。不过,就其字面而言,马德拉萨只是“学校”而已,与政治或宗教没有任何关系。就其本身而言,马德拉萨开设各种课程,并不全都是宗教课程。在南亚,马德拉萨也扮演一种社会文化角色,给那些在政府开设或私立的非宗教学校的儿童提供放学后的宗教指导。²

有报道说,当一位西方刊物的记者在巴基斯坦一所马德拉萨采访中问及有关他们与基地之间的关联时,每一个伊玛目或哈菲兹都坚定地告诉他,“没有任何联系,如果有,证据在哪?”卡拉奇一所拥有1000名学生的马德拉萨男校的老师则坚称,“国际宣传错误地指责巴基斯坦的马德拉萨支持恐怖主义网络,而我们则没有任何资源来捍卫我们自己。”³

但是,在现实政治中,巴基斯坦的马德拉萨却扮演了某种政治—宗教相结合的角色,特别是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以来更是如此。巴国马德拉萨数目的首次激增,发生在齐亚·哈克时代。当时的巴基斯坦政府利用马德拉萨来大规模培训激进的宗教学生,然后送往阿富汗战场开展抵抗苏联入侵的圣战。这些宗教学生不仅来自巴基斯坦,也来自阿富汗、中亚国家、伊朗、印度、孟加拉国及其他穆斯林国家。⁴ 1989年苏军撤离后,巴基斯坦抓住阿富汗出现权力真空的机会,试图建立激进的伊斯兰体制,先是支持希克马蒂亚尔的伊斯兰党,后又改而扶植由各地马德拉萨教育和培训的宗教学生所组成的塔利班。其目的有二:一是担心普什图民族主义会损害巴基斯坦的统一,二是为了在与印度的冲突中赢得“战略纵深”,以及控制前往中亚的贸易线路。⁵ 伴随清真寺和马德拉萨的扩展,在阿拉伯国家和巴基斯坦的财政资助下,毛拉和塔利布(Talib, 宗教学生)在社会中深深扎下根来。到2001年时,巴基斯坦的马德拉萨已由1947年独立时的245所,激增到6870所。⁶

¹ Masooda Banu “Beyond Politics: The Reality of a Deobandī Madrasa in Pakistan,” *Journal of Islamic Studies* Vol 18 No 1, 2007, p. 44.

² “Madrasah,” *Wikipedia*, <http://en.wikipedia.org/wiki/Madrasah>

³ Farhana Ali “Inside Pakistan’s Madrasahs,” *Terrorism Focus*, Vol 3, Iss 1, January 9, 2006, p. 4.

⁴ Babar Shah “The Myth of Talibanisation of Pakistan,” *Strategic Studies*, Vol 21, No 3 (Summer 2001).

⁵ Simone Nella “Pakistan’s Tribal Areas: Achilles Heel or Strategic Outpost?” July 2008, www.argorient.it p. 1

⁶ William Dalrymple “Inside Islam’s ‘Terror Schools,’” *New Statesman*, March 28, 2005, <http://www.newstatesman.com/200503280010>

据估计,巴基斯坦的马德拉萨现有注册学生 80万到 100万人,这一完全免费的伊斯兰教育体系与不断衰败的公立教育体系形成明显的对照。巴国政府开设的学校,费用只占全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1.8%,其中,15%的学校没有合适的校舍,52%没有围墙,40%没有水,71%没有电;还经常缺少教师,许多学校实际上只存在于纸面上。这种教育上的差距意味着巴国许多贫困家庭,如果希望他们的子女能有一个好的前程,除了将他们送往马德拉萨接受保守而过时的教育外别无选择,因为只有宗教学校是免费的。¹ 这就为马德拉萨预备了大量生源,也为极端主义思想的传播奠定了社会大众的基础。

尽管自 2001年以来,巴基斯坦政府已经俘虏或消灭了 600名以上的基地分子,但西方媒体还是认为,相当广泛的马德拉萨体系没有受到触动。2003年 10月时任美国国防部长的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的问题自然还会让人记起,这就是:“我们每天逮捕、消灭、阻止或说服恐怖分子的数量是否会比马德拉萨和激进教士每日招募、训练和部署的要多?”对此,《华盛顿邮报》明确表示,直到巴基斯坦的马德拉萨实施真正的改革,这个问题的答案才能是肯定的。² 上述情形过渡到联邦管辖部落地区就显得更加明显。根据巴国法律,所有政党、援助机构和市民团体都被禁止在联邦管辖部落地区开展活动,但激进的极端主义教士却可以在部落地区布道和宣传。自从 1996年部落地区也被赋予成人选举权后,在没有政党展开竞选的大多数选举中,这些教士们往往赢得胜利。”其结果只有一个,即毛拉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马德拉萨及其极端主义思想日渐在部落地区扩散开来,这是联邦管辖部落地区塔利班化的宗教和意识形态基础。

三、联邦管辖部落地区的塔利班化

关注近年来巴基斯坦政局发展的研究人员及其研究报告通常都认为,自 2004年以来,巴基斯坦开始出现所谓巴基斯坦塔利班以及基地组织的“巴基斯坦化”。最初,塔利班化集中在北、南瓦济里斯坦地区,后来扩散到联邦管辖部落地区北部的巴贾乌尔地区。此前相对比较稳定的地区如莫赫曼德、奥拉克扎伊和库拉姆等代理处,巴基斯坦塔利班的力量也在不断成长壮大。³

¹ William Dalrymple, “Inside Islam’s ‘Terror Schools’,” *New Statesman*, March 28, 2005, <http://www.newstatesman.com/200503280010>

² Samina Ahmed and Andrew Stroehlein, “Pakistan Still Schooling Extremists,” *Washington Post*, July 17, 2005, p. B07,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content/article/2005/07/15/AR2005071501617.htm>

³ Barnett R. Rubin, Abubakar Siddique, “Resolving the Pakistan—Afghanistan Stalemate,” *Special Report 176*, United States Institutes of Peace, October 2006, p. 13

⁴ C. Christine Fair, “U. S.—Pakistan Relations: A Assassination, Instability, and the Future of U. S. Policy,” *Rand*, CT-297, January 2008, p. 15.

联邦管辖部落地区的塔利班化进程¹

2002年 6月	巴基斯坦军队进驻联邦管辖部落地区
2003年 12月	两起刺杀穆沙拉夫总统的图谋被认为与该地区有关
2004年 3月	战斗升级,巴基斯坦政府试图达成一项和平协议;4月实现停火,但2005年2月还是失败
2006年 6月	停火得以实现且基本得到执行,暴力冲突在阿富汗东南部迅速增加
2006年 9月	瓦济里斯坦协议签署
2006年 10月	巴贾乌尔协议因美国空袭一所马德拉萨而没能签署
2007年 3月	巴贾乌尔协议签署
2007年 7月	巴基斯坦政府决定大规模干预联邦管辖部落地区和西北边境省;伊斯兰堡发生红色清真寺事件;北部地区出现新一波暴力袭击,包括伊斯兰堡在内发生数起自杀式袭击
2007年 7月 15日	武装分子宣布终止瓦济里斯坦协议,但巴国政府仍试图延续这一协议

(一) 塔利班式的统治

正如伊斯兰堡政策研究所所长齐玛所言:“自2001年塔利班政权被赶下台后,塔利班武装的残余力量便在巴基斯坦的联邦管辖部落地区找到了安全的庇护所,他们受到来自同属普什图族的部落民的欢迎。巴基斯坦政府试图清除该地区的外国武装分子和塔利班力量,结果却导致严重的反政府的暴力抵抗。”²虽然巴国政府早就在多个场合表达了其对塔利班和基地分子伪装成难民进入巴基斯坦的担忧,³但这一事实最终还是随着战争的推进而发生了。

由于前述政治、民族、社会、经济以及宗教和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存在,翻过“没有边界安全,没有边界守卫,没有边界控制”⁴的杜兰线两侧的山峦,塔利班分子和基地组织轻易就能渗透到包括联邦管辖部落地区在内的巴国部落地区。齐玛认为,在联邦管辖部落地区活动的武装分子主要有三类:一是基地组织成员,他们希望看到巴基斯坦政权变革,主要针对美国和西方世界反穆斯林的政策;二是阿富汗人,特别是那些同情前塔利班政权以及反对阿富汗被外国军队占领的阿富汗人;三是巴基斯坦人,主要是西北边境省和联邦管辖部落地区的普什图人,他们同情和支

¹ “Trouble in the Tribal Areas of Pakistan,” *Edinburgh International*, August 5, 2007, p. 3

² Pervaiz Iqbal Cheema, “Challenges Facing a Counter Militant Campaign in Pakistan’s FATA,” *NBR Analysis*, Vol. 19, No. 3, August 2008, p. 23

³ “Pakistan Refugee Camps in Tribal Areas—a Risky Strategy,” *Alexander S. D. News Service*, 184, October 18, 2001

⁴ Carin Zissis, “Pakistan’s Tribal Areas,” *Council of Foreign Relations*, October 26, 2007, <http://www.cfr.org/publication/11973/>

持前两类人。¹ 同样也有报道指出,一些北瓦济里斯坦和南瓦济里斯坦的联邦管辖部落地区部落民在沙特阿拉伯谋生和工作,他们与阿拉伯圣战分子结成了某种特殊的联系——这些部落民的亲属在沙特有着稳定的工作,且得到在联邦管辖部落地区寻求庇护的阿拉伯人的亲属的关照。²

2001年以来,塔利班就瞄准了瓦济里斯坦的部落地区。据报道,联邦管辖部落地区有超过200名的抵制塔利班掌控地区事务的部落长老在2005至2006年间被暗杀。³

2002年,利用当局正集中力量与阿富汗塔利班作战的机会,一小股巴基斯坦部落武装人员集结起来成立以反抗联邦政府的控制。2004年,这些团体开始与巴国政府谈判,从而在联邦管辖部落地区充分树立了权威,他们就是后来正式成立的巴基斯坦塔利班(Tehrik-i-Taliban Pakistan,缩写为TTP)。目前,巴基斯坦塔利班成员包括来自联邦管辖部落地区全部7个部落代理处及西北边境省的一些地区的人们,估计战斗人员在3万到3万5千之间。⁴

2004年3月,巴基斯坦军队与联邦管辖部落地区的部落武装爆发全面战争,联邦管辖部落地区的7个代理处宣布成立普什图人自己的“瓦济里斯坦酋长国”,作为梦想中的包括阿富汗全境的“普什图斯坦”一部分。由于当地复杂的地理环境和部族宗教政治,巴军不但作战失利,国内其他激进势力也越来越同情塔利班。内忧外困下的穆沙拉夫政府选择与联邦管辖部落地区的武装分子妥协,于2006年9月签署《瓦济里斯坦协定》,具体内容没有公开,但据悉巴国政府在承诺停止军事行动,撤走政府军,让部落地区组成专门机构自治,还赦免一批与塔利班和基地有联系的武装人员。作为交换条件,联邦管辖部落地区停止对巴基斯坦攻击,承诺不再跨境进入阿富汗袭击,遣散境内外外国“圣战者”。穆沙拉夫不愿承认签署了协议,塔利班领袖奥马尔却公开对协议表示“欢迎”,因为得到了“塔利班化”的新根据地,对阿富汗进可攻退可守,让美国大失面子。⁵

2007年4月《新政治家》杂志载文指出,新一代的武装分子正在巴基斯坦崛起,他们通常也被称为“塔利班”,不过却是巴基斯坦的塔利班。他们由2001年美国在阿富汗展开反恐战争后反对巴基斯坦政府与美国合作的巴基斯坦人组成,与

¹ Pervaiz Iqbal Cheema “Challenges Facing a Counter Militant Campaign in Pakistan's FATA,” *NBR Analysis* Vol 19 No 3 August 2008, p 25

² M assoud Ansari “Banking on Terror,” *Newsline*, May 2005, http://www.newsline.com.pk/NewsMay2005/new_sbeat3may2005.htm.

³ Carlotta Gall and Ismail Khan “Taliban and Allies Tighten Grip in North of Pakistan,”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11, 2006.

⁴ Bajrã Jayshree “Pakistan's New Generation of Terrorists”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February 6 2008.

⁵ 沈旭晖:《贝纳齐尔的投名状:塔利班与瓦济里斯坦》,《明报》2007年12月29日。

苏联入侵阿富汗时,由美国、沙特和巴基斯坦支持下产生的阿富汗圣战者不同。他们由年轻的毛拉领导,这些毛拉也不同于以前的塔利班,他们有技术、懂媒体,深受种种部落民族主义的影响,遵守部落法则。之所以被称为塔利班,是因为他们与阿富汗塔利班有着相同的意识形态。¹ 他们的目标不仅在于“占领阿富汗的异教徒”,而且也在于统治和管理巴基斯坦的“异教徒”,以及维持世俗价值观念的巴基斯坦社会。《拉合尔邮报》执行主编拉什迪·拉赫曼(Rashed Rahman)认为,“除了清洁巴基斯坦并使其成为一个纯洁的伊斯兰国家外,他们没有其他目标。”²

2007年3月4日,在联邦管辖部落地区的巴贾瓦尔,两间理发店和一家音乐商店发生爆炸。据报道,塔利班禁止在部落地区剃胡须、放音乐,并且开始惩罚听音乐的出租车司机。2月27日,班努警察局前面的一家音像商店也受到被怀疑是塔利班分子的武装人员的袭击,他们捣毁CD播放器以及乌尔都语、英语和印地语的影碟,而位于南瓦济里斯坦的坦克地区则已经落入塔利班的控制之下。伊斯兰极端主义者公开在街头活动,一方面挑战政府的权威,另一方面也鼓吹他们的思想和意识形态。据坦克地区一位经营了20年的音乐连锁店的老板哈姆扎汗(Hamza Khan)所说,“塔利班经常造访我们的店铺并要求我们把它们关掉。一天他们发出最后通牒:要么你自己关,要么我们帮你关。”³

这类时事报道在联邦管辖部落地区司空见惯,无不说明巴基斯坦部落地区的形势早已超出巴国政府的控制范围,塔利班及基地对联邦管辖部落地区的渗透及其塔利班化触手可及。2008年3月,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迈克尔·海登告诉记者,如果有恐怖分子袭击美军,那么它一定来自巴阿边境地区。⁴ 一位前中央情报局官员也估计,基地组织正在巴基斯坦训练多达2000人的战斗人员。⁵

2007年6月,巴基斯坦国家安全委员会决定采取行动以控制瓦济里斯坦地区的塔利班化。为打击部落地区和西北边境省的武装分子,巴国政府还决定加强法律实施和军事行动,针对特定的马德拉萨采取行动,同时还捣毁非法的调频电台。⁶

¹ Ziauddin Sardar “Pakistan: The Taliban Takeover” *New Statesman*, April 30, 2007. <http://www.newstatesman.com/asia/2007/04/pakistan-taliban-afghanistan>.

² Ibid.

³ Ashfaq Yusufzai “Pakistan Taliban Tightens Its Rule Over Border Areas” *Global Information Network*, New York, March 13, 2007, p. 1.

⁴ Hope Yen, “CIA Director Calls Afghan-Pakistan Border Region ‘Clear and Present Danger’,” *Associated Press*, March 30, 2008. http://www.cnn.com/2008/WORLD/asiacpf/03/30/cia_director.ap/

⁵ Mark Mazzetti and David Rohde, “Amid U. S. Policy Disputes, Qaeda Grows in Pakistan,” *New York Times*, June 30, 2008.

⁶ Ismail Khan “Plan Ready to Curb Militancy in Fata Settled Areas” *Newswatch International Edition*, <http://www.dawn.com/2007/06/26/top4.htm>.

(二) 联邦管辖部落地区变化的原因

说到底,塔利班式的统治之所以在联邦管辖部落地区的推进,主要还是基于政治权力斗争。无论是在阿富汗,还是在巴基斯坦,也无论是阿富汗的塔利班,还是巴基斯坦本土的塔利班,他们所要实现的主要还是对世俗政治权力的争夺。

美国和平研究所的研究报告指出,不少学者和记者把联邦管辖部落地区传统权力结构的根本性变革看作是一系列地区不稳定的根源。针对联邦管辖部落地区的许多社会政治变革,他们提出了各种解释。

第一,穆贾西丁在 1980年代、塔利班和基地战斗人员自 2001年以后来到联邦管辖部落地区,给当地带来了政治伊斯兰、金钱和非法的经济活动,同时支持那些新崛起的伊斯兰领导人。

第二,部落地区传统的等级体制受到挑战,宗教领导人利用政治伊斯兰为工具成长为新的政治主人。这些伊斯兰领导人还获得相当大的信任和可利用的资源,他们也与巴基斯坦的主要宗教政党如伊斯兰圣哲会(Jamiat e Ulama e Islam)、阿富汗塔利班和基地保持着密切联系。

第三,移民影响到联邦管辖部落地区的权力结构。为了摆脱部落地区的贫穷和落后,许多部落民离开他们在巴基斯坦的定居地前往海湾产油国谋生和工作。这些工人汇回大量外汇,同时也使得他们的家庭借助不断积累的财富寻求新的权力和影响。移民们还关心部落地区存在的社会不公,对联邦管辖部落地区以外地区所拥有的权利给予更多关注。

第四,毛拉权力的膨胀及政治伊斯兰进入联邦管辖部落地区及邻近地区。1996年,巴基斯坦政府在联邦管辖部落地区实施成人选举法后,由于伊斯兰政党控制和影响着清真寺与马德拉萨,从而在政党不允许进入联邦管辖部落地区的情况下,借助于平时的传经布道,伊斯兰背景的候选人得以有机会与选民有更多接触。结果,在 1997年的国民议会选举中,部落居民选举毛拉代表他们进入议会。宗教领导人的当选标志着联邦管辖部落地区进入崭新的历史阶段,以往由马利克选择部落代表进入议会的历史宣告结束。如今,毛拉成为权力的拥有者。

第五,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及巴基斯坦在部落地区展开的军事行动,导致本地区社会和权力结构的不断变化,以及深深地卷入伊斯兰主义、甚至伊斯兰武装冲突中。巴基斯坦军队在瓦济里斯坦地区的失败及和平协议的签署,进一步强化、巩固了毛拉、武装分子及其塔利班盟友的社会政治角色。上述军事行动,特别是那些被认为是过度和不分青红皂白地使用武力的军事行动,导致部落地区的普遍不满和某种背叛。很多部落民感到不解,为什么当年反抗苏联入侵阿富汗的那些毛拉

和武装人员可以被视为英雄和得到支持,如今却被打上敌人的烙印。¹

基于上述因素,传统部落统治结构开始衰落,特别是部落首领马利克领导地位的合法性受到损害,在不少地区毛拉成为部落利益的更具合法性的捍卫者。在马利克地位下降而毛拉地位上升的同时,政治代理人的政治角色也受到持续侵蚀,一方面是由于政治代理人本身素质及其在文官体系中地位的下降,另一方面则是由于部落代理处自巴基斯坦独立以来日积月累的腐败。近年来,军队在诸如北、南瓦济里斯坦等部落代理处不断排挤政治代理人的权威,成为新的力量中心之一。

因此,巴基斯坦部落地区的塔利班化的原因及其发展,应放在巴国整个政治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来具体对待和分析。自从苏联入侵阿富汗以来,巴基斯坦国内就开始出现宗教政治化的发展态势,即利用宗教来实现政治目标。穆沙拉夫当政的时代,塔利班化早已在巴国部落地区蔓延,但巴国政府并没有给予及时和有利的政治及军事打击,部分原因就在于他们相互间的利用和政治算计。“军队和毛拉传统上一直是盟友”,伊斯兰堡的安全分析家阿耶沙·斯蒂卡(Aysha Siddiqi)如是说。他甚至还认为,宗教政党联盟之所以能在西北边境省执政,就是得到了穆沙拉夫的支持。²

放眼巴基斯坦国内政治的发展,宗教极端主义、群众运动和武装暴力这些塔利班化的主要表现,无不凸显出教义争执背后的政治斗争,特别是权力斗争。面对巴基斯坦与西方在反恐议题上的进一步结盟与合作,面对政府与马利克之间的分赃政治架构,面对持久的经济恶化与社会动荡,反政府的部落政治势力利用部落代理处的独特政治属性和其他社会经济基础,试图与巴国中央政权分庭抗礼、甚至另立门户也就不足为奇了。

(三) 塔利班化在巴基斯坦的扩散

然而,塔利班化并没有局限在联邦管辖部落地区等部落地区。2006年以来,塔利班化明显溢出联邦管辖部落地区,深入巴基斯坦北部地区,而2007年7月发生在伊斯兰堡的红色清真寺事件,也进一步显示塔利班化正试图进入城市的中心。”

2006年,一伙名为“执行先知穆罕默德法典运动”(Tehreek-e-Nafaz-e-Shariat-e-Mohamadi缩写为TNSM)的武装分子利用西北边境省北部斯瓦特山谷易守难攻

¹ C. Christine Fair et al, “Troubles on the Pakistan-Afghanistan Border” *US Peace Briefing*, US Institute of Peace, December 2006

² Ziauddin Sardar “Pakistan: The Taliban Takeover” *New Statesman*, April 30, 2007. <http://www.newstatesman.com/asia/2007/04/pakistan-taliban-afghanistan>.

» Mohaned Nawab Osman Barkha Shah “Is Pakistan Lost to the Extremists?” *S. Rajaratnam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Singapore, July 18, 2007

的有利位置繁衍壮大,不断向周边地区发动自杀性袭击和渗透活动,并组建了奉行极端主义的自治政权。斯瓦特山谷中的武装人员总数在 2000 人左右。他们和塔利班一样装束:手持自动步枪,留着长发和大胡子,身穿迷彩服,脚踏运动鞋。多数情况下,武装分子只要派出几个人就能控制一个村庄。这些人将政府的支持者斩首示众,炸毁山谷与外界连接的桥梁,并要求妇女穿上从头到脚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博卡服”才能出门。虽然这些武装分子自称和基地组织或其他外国势力没关系,但他们表示,支持推行极端主义的武装派别。

自 2007年后,巴方先后向斯瓦特地区派遣了一万多名陆军士兵和民兵,先后打死了 300—400名塔利班武装成员。巴军方也有 130多人阵亡,同时给当地居民造成了不小的损失。虽然巴方拒绝承认塔利班已建立“国中之国”,但承认因后勤补给线屡遭破坏,巴军方行动严重受阻。¹

自从 2006年塔利班化扩展到西北边境省首府白沙瓦后,类似的绑架和胁迫行动就开始出现在首都伊斯兰堡,最为典型的就是 2007年初发生的红色清真寺(Lal Masjid)事件。从当年 1月开始,红色清真寺便开始发布各种宗教命令,设立宗教法庭,要求政府全面实施伊斯兰法,并关闭妓院和音像店,否则将发动自杀性炸弹袭击。巴基斯坦安全部队自 7月 4日起包围清真寺,要求交出人质、无条件投降。在谈判未果的情况下,10日,巴基斯坦军队对清真寺发起进攻,最终逮捕清真寺毛拉阿卜杜勒·阿齐兹,并打死二号人物毛拉阿卜杜勒·拉希德·加齐。红色清真寺事件象征着自 1980年代以来,军队与毛拉之间结盟关系的终结。自那个时代以来,红色清真寺就在推动两项国家政策方面扮演角色,其一是组织穆贾西丁在阿富汗抵抗苏联入侵,在克什米尔发动对印度的进攻;其二是支持沙特资助的逊尼派伊斯兰分子从事针对伊朗支持的什叶派团体的教派冲突中。²除非巴国政府改变对极端主义的态度,否则,类似的矛盾和对抗短期内不会消失。

2008年,伊斯兰武装分子的影响在巴基斯坦大部分的领土上蔓延,甚至有报道指白沙瓦也处在被亲塔利班的武装分子攻陷的危险之中。也有评论认为,巴基斯坦西部领土上不断推进的塔利班化,有可能会威胁到巴基斯坦国家的领土完整。”无疑,塔利班化已不仅是联邦管辖部落地区特有的政治社会现象,它也是整个巴基斯坦面临的大问题。

¹ 《武装分子占据巴基斯坦滑雪胜地组建自治政权》,人民网 2008年 12月 30日。

² Graham Usher “Red Mosque Endgame for Mullahs” *The Nation*, July 19, 2007, <http://www.thenation.com/doc/20070730/usher>

³ Simone Nella “Pakistan’s Tribal Areas: Achilles Heel or Strategic Outpost?” See http://www.argoniente.it/modules/download/download/pakistan/pakistanots_tribalareas_eng.pdf

四、联邦管辖部落地区塔利班化的政治影响

照目前的发展态势,塔利班化在巴基斯坦部落地区已是不争的事实,正如巴基斯坦白沙瓦大学法扎尔·拉希姆·马尔瓦特(Fazal Rahim Mawat)教授所说,“没人能阻止部落地区的塔利班化。”¹不过,巴基斯坦部落地区的局势发展是否也会像马尔瓦特教授预言的那样,“由于巴阿边界两侧持续的不稳定,塔利班将成为南瓦济里斯坦的最终统治者”,¹恐怕也还言之过早。但是,就其政治影响而言却毫无争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对巴基斯坦国内政局的影响,二是对地区反恐形势的影响,三是对中巴关系和中国西部安全的影响。

(一) 对巴基斯坦国内政局的影响

一般而言,个别地区的塔利班化、甚至出现塔利班执政或是其他激进势力上台,在巴基斯坦早已不是新闻。1997年和2002年保守的宗教政党实践团结联盟在西北边境省赢得国民议会和参议院选举的胜利而上台执政就是突出的一例。²现在还需观察的是,未来巴基斯坦局势会否在这个“塔利班化”的过程之后真正出现持久独立的极端主义地方政权,或是全国性的塔利班或其他极端主义势力执政的现实。因此,伊斯兰化、巴尔干化和塔利班化将是观察巴基斯坦政治发展的三个主要概念。

首先,伊斯兰化将加强。南亚次大陆原本就有政治宗教化和宗教政治化的传统,自1980年代以来,巴基斯坦、沙特、美国合作培植穆贾西丁投入抵抗苏联入侵阿富汗的战争,政治伊斯兰力量便开始在巴基斯坦扎下根来。从齐亚·哈克的军人政权起,巴基斯坦军方为了有效对付边境地区的复杂形势,既攻击在阿富汗的苏军,又与克什米尔的印军作战,同时也为了与主要政党展开对国家政权的争夺,逐渐与毛拉和宗教狂热分子结成日趋紧密的政治同盟,从而进一步助长了伊斯兰势力在巴国政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主导地位。穆沙拉夫当政以来延续了前军政权的做法,通过支持宗教政党(如团结实践联盟、穆斯林圣哲会等)来与贝纳齐尔·布托领导的人民党和谢里夫领导的穆斯林联盟相抗衡。此外,无论是军政权还是民选政府,都无一例外地借助巴国内宗教势力在巴阿边境地区扶植代理力量,同时或

¹ “Pakistan Tribal Area a de Facto Taliban State Haven on Afghan Border Also Harbors More Islamic Fighters”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June 1, 2007, p. A-9.

² 团结实践联盟控制的西北边境省议会一度还通过《伊斯兰责任法》,规定今后西北边境省居民每天必须根据伊斯兰教教义礼拜5次,不鼓励人们进行歌舞等娱乐活动,甚至禁止没有婚姻关系的男女在街上同行,同时要求媒体必须宣扬伊斯兰价值观。该法案的起草者指出,颁布法案的目的在于捍卫伊斯兰教的价值观和宗教礼仪。参见陈一鸣:《宗教法案备受争议,反恐事业面临危机,巴基斯坦严防边境省塔利班化》,《环球时报》2005年8月3日,第4版。

明或暗地支持阿富汗境内的特定政治宗教组织,以便谋求战略上的主动。因此,从塔利班化在部落地区的蔓延、马德拉萨在全国的遍地开花、宗教政党纷纷进入联邦和各省议会甚至单独执政来看,伊斯兰化将是今后巴基斯坦政治发展的主流。它一方面是塔利班化的社会基础,另一方面也可以看作是塔利班化影响下的直接后果。

其次,巴尔干化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巴基斯坦是个多民族、多教派的国家,既有旁遮普、信德、俾路支和普什图等四个主要民族,也有哈扎拉、乌兹别克等少数民族;既有人数占优的逊尼派穆斯林,也有处在少数地位的什叶派穆斯林。复杂的民族宗教结构,一直是1947年巴基斯坦独立以来困扰其民族国家建设的主要障碍。“巴尔干化”往往成为那些不看好巴基斯坦政治前途的人们经常使用的词汇。¹ 2005年,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和中央情报局的一份报告也预测,巴基斯坦“在十几年内将由于内战、流血和省际冲突(如最近在俾路支斯坦所见到的情况)而与南斯拉夫有着同样的命运。”根据这份报告,“由于受到内战、完全的塔利班化及争夺控制核武器的斗争的影响”,巴基斯坦到2015年将成为一个“失败国家”。²

部落地区的塔利班化,客观上造就了巴基斯坦局部地区纷纷建立起事实上的自治政权,从而分裂巴基斯坦。“瓦济里斯坦酋长国”的建立、斯瓦特山谷的武装分子数年来与巴国军方的对峙、俾路支解放军展开的恐怖袭击以寻求独立,以及2007年红色清真寺在伊斯兰堡不断挑战联邦政府的权威等事例,都说明了这一点。同时,属于逊尼派的塔利班势力也对巴基斯坦什叶派穆斯林及其武装大打出手。这些都是巴尔干地区或黎巴嫩曾经或正在上演的教派及民族冲突的翻版。因此,有人担心巴基斯坦也将步前南斯拉夫的后尘而最终分裂。至少到目前为止,这样的态势还在发展之中,巴基斯坦的巴尔干化或许会越来越近。

再次,全国范围内的塔利班化可能性最低。塔利班在阿富汗的执政有其特殊原因,除去巴基斯坦等外国支持外,还得益于国际社会的忽视和长期内战导致的严重的社会经济发展危机。如今的巴基斯坦处在美国领导的反恐战争的最前线,牵一发而动全身,关乎反恐战争的成败,美国和国际社会断难容忍巴基斯坦落入塔利班或基地的掌控之下。除去塔利班和基地残余势力的公开支持外,没有一个国际力量支持在巴基斯坦全境实行塔利班式的统治。尽管巴国内政局不容乐观,但至

¹ Saflar Jafri “Talibanization or Balkanization? What Awaits Pakistan First?” CounterCurrents.org October 14 2008 [http://www.countercurrents.org/Talibanization or Balkanization What Awaits Pakistan First.htm](http://www.countercurrents.org/Talibanization%20or%20Balkanization%20What%20Awaits%20Pakistan%20First.htm). 也有人使用黎巴嫩化 (Lebanonization) 一词来描述巴基斯坦的可能前景, 参见 Im H. Akem, “Ethnic and Sectarian Violence and the Propensity Towards Praetorianism in Pakistan,”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 24 No 3, June 2003, p. 469.

² Quoted from Amicus “The Challenge of Talibanization and the New Great Game” *The Pakistani Spectator* http://www.pakspectator.com/the_challenge_of_talibanization_and_the_new_great_game/.

少得到西方支持的军方还能牢牢掌握核武器及政治发展的主流, 总体世俗化的发展道路不容置疑。如前所述, 部落地区的塔利班化还威胁到传统权力结构, 马利克的政治特权和经济利益以及联邦上层阶级均处在危险之中。他们意识到处在塔利班控制之下的社会激进化将终止他们的领导角色和特权。¹ 此外, 伊斯兰宗教政党的影响力多集中在部落地区或农村, 这些都降低了在全国实施激进极端主义政策的可能性。因此, 巴基斯坦的塔利班化可能性最低。

(二) 对地区反恐形势的影响

正如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研究报告指出的那样, “无论谁在华盛顿或伊斯兰堡掌权, 巴基斯坦都将始终占据充斥战乱的阿富汗与亚洲其余部分之间的关键地位。”²

巴基斯坦为什么重要? 不仅因为它地理位置重要、人口上亿, 而且还因为它与北约和美国的关系活跃, 在反恐战争和中南亚地缘政治竞争中地位独特。一个拥有核武器及远程运载技术的穆斯林大国, 国内局势长期动荡, 宗教极端力量跃跃欲试, 周边国家及敌对势力又虎视眈眈, 遍布海外、特别是欧美发达国家的巴裔移民又常因暴力事件而屡见报端。这样的国家怎能说它不重要? 更何况, 多年来巴国部落地区塔利班化的发展, 显然对地区反恐形势构成重大影响。

由于有国际边界做掩护, 阿富汗塔利班分子、基地成员、巴国反政府武装人员常常出没在巴基斯坦部落地区, 出则为兵、入则为民, 很难根除。美军和北约部队越境打击恐怖分子, 已遭到巴政府、军方和民众的不满, 但仅仅依靠巴基斯坦政府和军队, 反恐任务又很难在近期奏效。虽然巴基斯坦目前不会落入恐怖分子之手, 但深受激进宗教势力的影响, 政局混乱、社会动荡也是不争的事实。

阿富汗高级官员经常指责巴基斯坦当局放纵激进势力在其领土上招募武装分子、建立训练营地和军火库。2006年2月, 卡尔扎伊总统在访问巴基斯坦时就给穆沙拉夫总统提交了一份名单, 包含塔利班主要人物的姓名、地址和电话号码, 非常明显地暗示他们的存在及其运作得到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的知悉和认可。面对卡尔扎伊的指责, 巴基斯坦往往以外交辞令来搪塞。因而, 在有关控制极端主义和阻止恐怖分子的渗透等议题上, 巴基斯坦政府经常被描绘成不连续、不完全和不诚实。”

¹ Amicus “The Challenge of Talibanization and the New Great Game,” *The Pakistani Spectator*, http://www.pakspectator.com/the_challenge_of_talibanization_and_the_new_great_game/.

² Teresita C. Schaffer, “Perils of Pakistan,” *Asian Challenges*,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p. 23.

³ Marvin G. Weinbaum, “Afghanistan and Its Neighbors: An Ever Dangerous Neighborhood,” *Special Report 162*,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June 2006, pp. 9-10.

2007年 8月,经过长期筹备的巴阿首届联合部落领导人大会在喀布尔召开。穆沙拉夫迫于美国的压力,最终出席了本次会议的闭幕式,并发表讲话首次公开承认巴国境内的部落地区的确存在塔利班势力以及塔利班化的情形。¹虽然这次会议被看作是消除巴阿之间紧张关系的积极步骤,但由于塔利班和部落地区代表的缺席,这次会议的实际效果尚待观察。²

然而,令西方政界和媒体感到不安的是,不仅巴基斯坦政府在反恐议题上犹豫不决、时有反复,在对待其境内的武装人员和极端主义势力时也是态度暧昧、时常迁就,“而且普通的巴基斯坦人、特别是部落民和马德拉萨的毛拉和塔利布,也普遍对塔利班、基地组织成员持有同情、理解、乃至支持的态度和立场,这也许是巴基斯坦部落地区塔利班化对于西方主导的反恐战争,以及本地区形势发展的最为严峻的挑战。有报道指,巴基斯坦全国马德拉萨协会主席就宣称,“反抗(西方)被称作恐怖分子,但(抵抗苏联入侵的)圣战者却不是。”显见他们对西方主导的恐怖主义定义的不认同。³同样,在对待本·拉登的问题上,一些巴基斯坦人要么把他看作是英雄,要么也会认为,他只是两个魔鬼中不那么坏的一个。⁴

因此,仅靠西方主导下的军事打击行动,并不能根除塔利班化在巴阿边境地区、乃至巴基斯坦全境产生的深远影响。穆沙拉夫曾经说过:“塔利班化和极端主义代表一种思维方式,需要军事行动、政治措施和社会经济发展措施相结合的复杂而长期的战略。”⁵确保巴基斯坦维持世俗、温和与稳定的政治社会发展,应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

简言之,巴国部落地区的塔利班化,不仅使巴基斯坦国内局势进一步复杂化,也使得地区反恐形势,特别是美国和北约部队在阿富汗展开的反恐斗争陷入胶着状态。一方面,美国和北约部队在阿富汗战场上屡屡受挫,另一方面,也使得美国在阿富汗乃至整个中亚地区的政治和军事存在有了冠冕堂皇的反恐理由。

¹ Ashfaq Yusufzai “Pakistan Afghanistan Kabul Peace Jaga Falls Short” Inter Press Service, Peshawar August 14 2007.

² Ali A. Jalali “Afghanistan Regaining Momentum,” *Parameters* Winter 2007/2008, p. 17. 阿里·艾哈迈德·贾拉利(Ali Ahmad Jalali)曾于2003年1月至2005年9月担任阿富汗内政部长,现在是美国国防大学近东和南亚战略研究中心教授。

³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Pakistan’s Tribal Areas Appeasing the Militants” *Asia Report*, No. 124 December 11, 2006 pp. 15-20.

⁴ “reactionaries are called terrorists but freedom fighters are not terrorists” Farhana Ali “Inside Pakistan’s Madrasas” *Terrorism Focus*, Vol. 3, Iss. 1, January 9, 2006, p. 5.

⁵ 另一个魔鬼是美国,参见 Farhana Ali “Inside Pakistan’s Madrasas” *Terrorism Focus*, Vol. 3, Iss. 1, January 9, 2006, p. 5.

⁶ 《穆沙拉夫呼吁巴阿加强合作 誓言反恐》,新华网,2007年8月14日, 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7-08/14/content_6524577.htm.

(三) 对中巴关系和中国西部安全的影响

人们或许记得亨利·基辛格的告诫：在反恐议题上国际社会“保持战略一致势在必行。如果失败，许多国家将受影响，而最直接可能的是，巴基斯坦的稳定将不再仅仅被看作是对美国一国的挑战。”¹ 作为巴基斯坦的最大邻国，保持巴国内部局势的稳定与发展，不仅有利于美国在阿富汗的反恐战争，而且对中国亦有着重大意义。

首先，由于中国与巴基斯坦一直有着良好的双边政治交往和经贸往来，反政府的巴国极端主义势力便也将中国及身在巴国的中国人作为他们暴力攻击的对象。部落地区的塔利班化首先使那些在巴基斯坦工作的中国工程师、建设俾路支斯坦省港口瓜达尔的中国工人、在伊斯兰堡从事贸易的中国商人遭到塔利班式恐怖分子的绑架、攻击甚至杀害。2007年7月发生的红色清真寺事件，某种程度上将中国政府直接卷入到巴基斯坦内部的宗教和政治势力的角力之中。据报道，红色清真寺的神职人员忠于巴伊图拉·麦赫苏德 (Baitullah Mehsud)，而他的兄弟则策划了在俾路支斯坦和伊斯兰堡的数起针对中国工人的绑架和袭击事件。穆沙拉夫政府认为红色清真寺是主谋，因此下令进攻红色清真寺，但极端主义势力则认为这是中国施压的结果。²

其次，部落地区塔利班化使得中国西部的安全进一步受到民族分离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的威胁。塔利班的训练营中有来自中国新疆的受训分子，古巴关塔那摩监狱中也有阿富汗战争中被美军俘虏的中国籍恐怖分子，这些都说明少数企图将新疆从中国分离出去的政治势力，正借助于激进宗教势力的支持在境外蠢蠢欲动。有国际评论指出，塔利班作为一种扩散力量积极地卷入到支持中亚和新疆的伊斯兰组织的行动中。”³ 因此，巴基斯坦部落地区的塔利班化，不仅是巴国政治和社会发展的大事，也事关中巴双边关系的正常发展，中国在巴基斯坦的人员和财产安全，以及中国西部地区的安全和稳定。

为此，中国政府应进一步强化与巴基斯坦各界的友好合作关系，采取措施确保中巴边境地区免于遭受极端主义组织的影响和攻击，并与国际社会一道积极致力于阿富汗重建和巴基斯坦的经济社会发展，从而真正有力地遏制塔利班化在巴基斯坦的漫延，直至最终消除这一政治社会进程。

¹ Simone Nelk, "Pakistan's Tribal Areas: Achilles Heel or Strategic Outpost?" July 2008, www.argorient.it p. 6

² Amicus, "The Challenge of Talibanization and the New Great Game," *The Pakistani Spectator*, <http://www.pakspectator.com/the-challenge-of-talibanization-and-the-new-great-game/>

³ M. Ehsan Ahrari, "China, Pakistan, and the 'Taliban Syndrome'," *Asian Survey*, Vol. 40, No. 4, July-August 2000, p. 663

and economic crisis has signaled the decline of the U. S. as a financial hegemony. The economic crisis reveals the latest characteristics of modern capitalism—an uneven development of financial industry separated from the real economy, and the overfinancing of the global economy. Therefore, it has been referred to as “global financial market capitalism.” At the moment, the economic crisis persists and world politics is entering a turbulent era full of risks.

Is Capitalism Sustainable? *David Schweickart* (94)

Presently, a series of problems exist in the sustainability of capitalist countries' models of development. An alternative to capitalism is needed. This alternative of “economic democracy” includes three basic systems of corporate democracy, the marketization of goods and services, and investment in social management. This “economic democracy” is not only the democratization of the work field, but also the democratization of the financial sectors. It will be more conducive 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become more balanced, stable and democratic than capitalism, and will finally surpass capitalism.

The Talibanization of the Tribal region of Pakistan *Wang Lian* (112)

As a result of persisting economic deterioration and social instability, corrupted political structure of government, along with the further alignment and cooperation of the West on anti-terrorism, and other factors, the tribal region of Pakistan continues to be Talibanized. Its main consequence is the serious impact on the stability of Pakistan's domestic politics. The West may maintain a long-term military presence in Afghanistan. Meanwhile, the “All-weather” partnership and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Pakistan are facing challenges from the radical religious forces and the separatist forces.

A Study of the AFDaw Missionary Community *Qian Xuemei* (136)

AFDawa is a missionary community founded by Mohammad Ilyas. In the beginning, the AFDawa community tended to stay away from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secular affairs. But now it has become involved in both 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is connected to radical political